也说“颜值”

赵 畅

而今，似乎是一个创造新词的时代，比如“颜值”。何为“颜值”？简言之，即一个人的容貌“女漂亮男英俊”的阈值。本来说，出来一个“颜值”的新词也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可问题是伴随着这一新词出现的背后却隐藏着另一种值得警惕的价值观。

不是吗？当人们把高“颜值”当作成功人生里占主导地位的东西之时，是否意味着除了“颜值”，其他就不那么重要以至于可以被轻视以至于可以被忽略不计了呢？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有那么多青年男女对整容趋之若鹜了。看到一个材料，上海地区暑期整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男生已经占到整容人数的25%，并以20%的年增长速度递增，增速是女生的两倍”。“颜值”当道，从中可见一斑。

自然，我们不应简单否定“颜值”的作用和意义。“颜值”往往给人以第一印象，人若能长得五官端正，有何不好？毕竟，“爱美之心，人人有之”。但人之为人，绝非只有“颜值”一个标准，评价一个人，还得综合考虑道德值、文化值、智商值、情商值、健康值等。如果说，“颜值”可以作为一个其中的一个考量因素的话，那么，它所占的位置当在其后，其所占的份额也自小得很。

比如汪精卫，曾被称为美男子，其高高的“颜值”并不能掩饰住他汉奸的可憎面目。由此观之，道德值、文化值才是最为重要的，丢弃了这些值，“颜值”再高，也是无济于事的。

笔者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调查统计，究竟是“颜值”高的人容易成为杰出的人物还是“颜值”低的人容易成为杰出人物？似乎很难找到答案，但有一点可以确信：“颜值”低的人，通常愿意在其他方面比“颜值”高的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他们知道，只有如此，自己才有可能去赶超那些“颜值”高的人们。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残疾朋友中，总是会涌现很多杰出的成功人士。“上帝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为你打开另一扇窗”，乃此之谓也。这并不是说一些残疾朋友真有什么“三头六臂”，而是一些残疾朋友看到了自己生理上的缺陷，为了维护自我的人格尊严，为了追求与正常人平起平坐以至而超越他们的人生目标，因而付出了比常人艰难得多的心血和汗水。

那么，在其他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颜值”高一点的人是否能够多占到一点便宜呢？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环球》（第 13 期）报道，许多国家都做过有关“颜值”与职业相关性的调查，研究表明，“以貌取人”的现象普遍存在。美国德州大学的哈默梅什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美国，一个长相英俊的员工在其职业生涯中，能比一个长相平庸的员工多赚大约 23 万美元。

于是，为了体现入职的公平，在美国，应聘简历附上照片是应聘者的大忌，因为美国人会认为，简历上的照片会产生就业歧视，而绝大多数的公司会把附上照片的应聘者直接淘汰掉。这样的做法，无疑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也是很值得国内借鉴和效仿的。

记得一位哲人说过：“一个人只靠貌美出众时，其最多只能成为一个名人；当一个人业有所成时，其可能是一位功臣；而当一个人在人格上达到一定的价值高度，其就是一个好人。这时，如果他又能貌压群英，才出于众，他便是一个难得的伟人、圣人。这样的人历史所能奉献给我们的大约几十年或数百年才会有一个。但为人而求全，实在是太难了。”

所以，对我们芸芸众生而言，我们不妨丢掉“颜值”高低的包袱，从追求德行合格的人先做起。

夜光杯

鄂乡的雪

王忠范

如果没有雪，便没有鄂乡的冬之景了。鄂乡叫查巴奇，在大兴安岭下。进入冬天，这里雪多，而且雪质好，很纯粹。那雪妙洁，白得干净，白得透亮，白得无边无际。一场又一场的雪，或大或小或狂或静，都是动心动情的。

先说狂雪。

天空从四外阴上来，灰暗暗冷森森。顷刻间，雪大朵大朵一片一片地降落，直接砸向地面。确是“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这时候大风仿佛是从岭顶上怒吼着扑来，搅动着漫天大雪横冲直撞，无法遮拦不可阻挡，跟列夫·托尔斯泰描写的暴风雪一个样。人在雪中，眼睛被雪糊住，身子被白毛风刮得颤抖，难以前行。这就是狂雪。牛、马、羊们躲进棚圈张望，它们真的害怕狂雪，但不说。感受雄强、暴烈的狂雪，让人增志、添力、壮情，生命更加顽强。

还有静雪。

夜半或者早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一场雪就悄无声息地落了下来。这样的静雪纷纷扬扬，浩浩漫漫，很快包裹起一切，而且严严实实。走进静雪，“不觉满衣雪”，还看到“千树万树梨花开”，只是稍站一会儿雪便埋鞋了。忽有雪花落到脸上，冰凉冰凉，直扎人。雪花若掉进衣领，袭来的寒凉让人一激灵，顿然爽振、痛快。

再就是清雪。

天阴得薄薄的，或者还有阳光，这时飘起的雪花叫清雪。天气并不寒冷，平静安然间，“未若柳絮因风起”。六出飞花玉骨冰肌，飘飘洒洒，婀娜欢舞，温存、缠绵、浪漫，美丽得多情多姿。观赏清雪，山林旷野都产生了动感，谁能不激情满怀呢。

山上山下的雪越落越厚，冰清玉洁，除了铺出冬天奇美的风景以外，重要的是以大自然的方式，给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乃至生命创造了必需的条件，注入了强盛的活力。所以说这里的雪有人情味，它们留恋鄂乡，存留半年，到来年杜鹃花盛开时才融化。雪恋之地，美妙至极，谁不向往。

鄂乡的雪有灵性，一场一场地下着，春天一步一步走来。那时节，片片洁白的雪，很快就幻化出满山遍野的树绿花红。鄂乡的大人小孩，都崇尚雪，都喜欢雪。我听到一首老掉牙的歌谣：

鄂乡的雪千姿百态呀，飘飘飘
雪光闪闪的时光呀，妙妙妙
冰雪吉祥，鄂家的生活美美美
冬去春来，鄂家的日子好好好
……

多关心独居的老人

邵天骏

小区一位独居的老伯晚上临睡前，发现有蚊子肆虐，于是点了蚊香入睡。谁知，掉下床的被子一角被蚊香隐火点燃，等到惊醒后出现了一场手忙脚乱的扑火情景，不仅吵醒了小区许多入睡的居民，还惊动了消防车前来救场。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尤其发生在独居老人身上为多，实在是需要予以好好关注并引以为戒的。

如今，独居老人不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群体。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老人各方面反应能力都不如年轻人。对于这类孤寡老人，有关方面要造好清册，多加重视，经常上门关心查看，发现不安全的隐患及时给予帮助去除。比如那位大伯临睡前不是使用电蚊香驱蚊，而是用可能引起燃火的蚊香过夜，本身就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因素。由于是单身居住，待发现火情往往为时已晚，给生命及财产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和损失。

关心独居老人，一来可以电话关心，如近期身体状况如何，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二是直接上门关心，对其居住房间的电源插座、蚊香种类、房屋通风、热水器使用、天然气皮管老化等问题进行检查和帮助，及时将各种安全隐患杜绝于萌芽之中。

这些独居老人情况特殊，许多问题不一定都能想得到，想得周全。有关方面应对这些老人多费点心思，力求做到防患于未然，而一旦出现情况又能在第一时间给予切实的帮助，使每一位孤寡老人都能平平安安度过晚年。

灯花

大千师徒情深

顾芸芝

父亲顾翼自小喜爱绘画，上世纪三十年代投于上海著名狮虎画家熊松泉门下，熊老十分赏识他的画作和艺术天赋，不久把他引荐给了张善孖先生。张熊两位先生当时有“张虎熊狮”之称。于是父亲在绘画上如虎添翼，习画益勤，临大风堂之作达到惟妙惟肖的境界。

那些时候，张大千常来沪，并去王家沙女画家李秋君的“广大寓所”。父亲曾随熊老去，带去了自己仿善孖、大千的画作，求大千先生指教。大千先生极为赞赏。此后，父亲向熊老吐露欲投张大千门下的心愿，熊老也将此意转告张善孖先生，但机缘不巧，善孖先生突然于 1940 年春病故。父亲此愿未能实现。

1947 年春，大千先生再度来沪，染上病症，病愈后得闲，决定见父亲。当时在大千先生沪上临时居所马当路西城里 17 号，隆重举办了拜师仪式，并邀请张善孖夫人和熊松泉夫妇参加。据说成为“大风堂门人”的条件很高，要有两个以上张家信得过的朋友做推荐人，学生不仅要有较高的绘画天赋，而且人品要好，方能接纳，然后通过递门生帖及行磕头拜师大礼，才算得上正式成为“入室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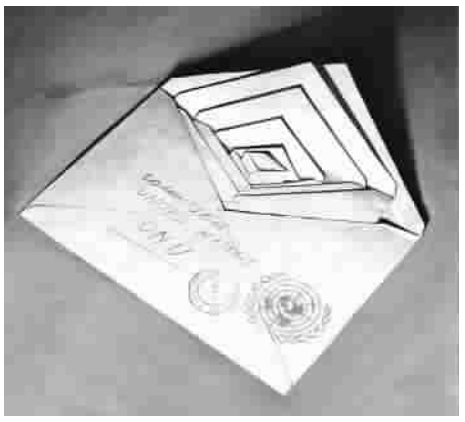
那天，父亲除给大千先生拜师磕头行礼外，还给张善孖遗像磕头行礼，向其夫人磕了三个头，并补给熊松泉夫妇拜师磕头，总共磕了十二个头，然后筹办了一桌在国际饭店订制的拜师酒席。父亲拜师的虚心至诚，令人感慨不已，向大千先生学艺，入大风堂门人的梦想也就此成真。

1945 年 10 月大千先生来沪，借成都路画院举办个人画展，售画所得甚丰，大千提款北行，意在北京购宅。偶尔在北京荣宝斋看到五代董源的《潇湘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及唐寅等名画真迹，如获珍宝，竟倾其所有钱款购回。大喜过望之余，大千急罹大疾，住进了同德医院，此时他却囊中羞涩，急切中修书向上海熊松泉先生告急。熊老又求助父亲，父亲立即筹措黄金数十两，托人赶送北京，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听说张大千的账房先生将借款归还，父亲说，既然先生用了，不必还了！大千先生极为感激，称誉“此人有侠骨”。

那个年代，祖国大陆与宝岛台湾之交往受阻，父亲只能托熟人传带书信和画作，得以指教。1981 年父亲画了一幅花鸟画，画面简洁有致，一只小鸟伫立在枝头，似在深情呼唤，又似在凝神眺望，著名书画家谢稚柳先生为之题跋：“复予此作，赋色淡雅，极有清逸之气。”父亲托朋友诸其诚先生辗转美国等地，于 1982 年送到台湾，其时，大千先生已患病多日，久卧病榻，一般人都谢绝晤面，来人通报是受顾翼之托前来拜望，老人连声唤进。当诸先生展开此画时，大千先生顿时双目生辉，精神振作，嘱人扶他起来，面对此画，沉思良久，援笔题词：“与复予贤弟别三十年，得观其作，运笔赋色俱与时人异，又得稚柳题识，老病为起，何时想见耶，又怅怅不已也，八十三叟爰。”题完，又托人裱好，而后又为父亲写了《顾翼画集》题签。这幅画几经周折回到父亲手里，拜展此画，百感交集。这词表达了大千先生对学生的一腔深情，也流露出大千先生的思乡之情。父亲仔细观看其作，发现小鸟比原先更加丰满有神，乃大千先生为学生画作细腻的添笔所致，于是感慨万分。

那时父亲的工资收入不算宽裕，但他总是不惜代价收藏大风堂的遗物。曾有一张《耄耋图》，是大千先生母亲曾友贞太夫人的真迹。父亲珍藏了整整 30 年，“文革”期间，他曾反复转移藏处而躲过一劫。他心里总想将此画亲手交给大千先生。1981 年，他通过老友谭敬先生之子谭廷元等人，与大千先生取得联系，将此画照片给大千先生看。大千先生见此非常激动，泪流满面。此后，父亲通过可靠的朋友将此画带到了台湾。

遗憾的是，大千先生于 1983 年 4 月在台北溘然仙逝，他未能亲睹母亲曾友贞当年之原作。



信中信 （意大利）苏拉基

骑楼与过街楼

司 享

前不久看到一篇短文，认为金陵东路的骑楼在建筑语言表达上，即是“过街楼”。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骑楼是一种商住建筑，它的特点是上楼下廊。其沿街部分在二层以上扩出至街道边线处，由立柱支撑，二层以上一般为住宅，二层以下毗邻街道一侧形成建筑物内部的人行道（可自由步行的长廊），人行道的内侧一般是商店。骑楼下的长廊遮阳又防雨，既是店面的外廊，又是室内外的过渡空间。此种二楼以上扩出的建筑，在英语中被称为 building overhang。过街楼一般是指横跨在街道、弄堂（南方地区）、胡同（北方地区）上的楼，楼下可以通行（人行或车行），其建筑形态似城门上的城楼。为了有利于力的传递，不少过街楼被做成拱圈形式，在国外的许多老街上也有类似的过街楼（如欧洲的一些古镇，埃及开罗的老镇哈利利街等处），因此过街楼在英语中被称为 arcade。

“微菜场”

陆锡民

小区主通道旁新建了一个占地面积不到 4 平方米的小亭子，里面安装了一台从未见过的机柜，上面置有一块目墨绿色的小横幅，印着三个字：“微菜场”，引得小区居民驻足观看。

这台机器有商品陈列、导购显示、货款结算、商品自取、网上订货等功能。机柜自左向右被垂直分隔成三部分：左右两边约四分之三部分，是格式型商品陈列柜，存放经加工包装后的时鲜蔬菜、肉食品、冷冻家禽、豆制品、河鲜海鲜等数十个商品。格式型商品陈列柜最低部分，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顾客取物口。中间狭长的一块面板上有显示屏、刷卡处、充值，使用纸币和硬币付款的操作口及退币口。机柜有冷藏、照明、计算机和联网等设施。横幅还印有遇到操作故障可与设柜单位和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七夕会 时尚感觉

一天傍晚，我路过微菜场，看到在机柜上一位老阿姨在买菜，旁边还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有不少人是在看怎么操作的。正在买菜的老阿姨边操作边回答看的人提出哪能弄法的问题。她说：不难不难，多弄几趟就会了。昨天一个近 80 岁的老头也在这里买了好几样菜。我已经买过好几次了，便当来西，只要揿揿就可以了。说话间，老阿姨已经完成土豆、带鱼的选商品、付款、确认、出货等几个操作程序。只见升降板慢慢升上来，升到认购商品的一层，土豆和带鱼被推到升降板上，随后又缓缓降至取货口。老阿姨先后取出了两样商品。整个买菜过程，前后不到两分钟。

那天晚上快九点钟了，在安排女儿第二天带饭的菜谱中，少了一样既是菜又是水果的食材——小番茄。正在思考是否用其他东西替代时，突然想起小区里新设的“微菜场”玻璃橱窗里有小番茄卖。我想也正好让自己亲身体验一下在“微菜场”上买菜的感受。仅百来步路，就来到“微菜场”。对于几十年来习惯于在菜场堆满鱼肉禽蛋菜商品的摊头前买菜的我，第一次操作这种买菜方式，既感新鲜又觉新奇。和好多老顾客一样我面对这新式“武器”，如何操作心里没底，毕竟看人家摆弄和自己操作是不一样的。好在我会电脑，还有机柜的导购屏显示。我首先点击打开了商品显示屏，用手指轻滑屏幕，数十种商品的照片、名称和价格就一页一页显示在眼前。按照机柜的提示，我完成了所有操作程序。仅一分钟左右，我就取出了用塑料托盘和保鲜膜包装的小番茄。商品标价是 4.22 元，但实际收取的货款是 4 元整数，“微菜场”不仅给了我方便，还给了我一个价格优惠的惊喜。

据悉，上海将进一步在无副食品供应网点的居民小区和交通不便的区域，推广这种恒温、全智能化的无人售菜机设，为社区居民提供 24 小时无障碍自助服务。

过去说足不出社区能买到菜，现在足不出居住小区也能买到菜，甚至足不出门在家里打开电脑，找网上菜场，轻点鼠标小菜就可送到家。“互联网+小菜场”，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生活越来越舒适！

今宵打谜

袁先寿

杜门却扫

（三字商界称谓）

昨日谜面：桃李成蹊（外国政要）

谜底：默克尔（注：用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典。克，能；尔，语末助词）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